



感悟

# 读书,我把简单日子过成了诗

蔡英

小时候,我就被大人喊作书呆子。那是90年代初,读初中的我迷上了小说,千方百计寻来看。父亲当年也极爱看书,金庸、古龙的武侠小说每每到手,被我先睹为快。偏偏大人不准我们看课外书,认为看多了这种“野书”,成绩必然下降。孩子们有的办法对付,相互交换着看,放学后躲到山里看完,然后藏到某个树洞或草垛里。有次,我将书藏到草垛里,第二天掏书时,滚出一窝粉嫩嫩的老鼠崽。还有回把书塞到小山洞里,引出一条昂着头吐信子的毒蛇,吓得我冷汗淋漓。至于偷看小说被父母抓到了,被追得满山跑,那是常事。后来读大学了,第一次坐在明亮宽敞的图书馆里,读着喜欢的书,觉得是件极幸福的事情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在一个偏僻的乡镇工作,白天上班倒充实,但到了晚上就静悄悄的。我便一头扎进书海,看业务书参加自考,或读名著开阔视野,无数个漫漫长夜悠然度过。周末,我常挤中巴车去县城的图片馆消磨时间,办了个红本本的借书证。一来二去,把小图书馆的书几乎翻了个遍,觉得书本更新太滞后,便去新华书店逛。逛到书店关门时,又舍不得手里的书,便掏钱买下。五六百元的工资,除去每月寄给父母的钱和生活必需,所剩的几十上百元全部用来买书了。恋爱时,我对男友说,我可只有这些书陪嫁了。他笑着说,这就是最珍贵的嫁妆,书是无价之宝嘛。

成家后,我经常带孩子去逛书店。大约耳濡目染,孩子自小就喜欢阅读,从漫画书到简单的读本,再到少儿版的名著,再到文学名著,他也成为名副其实的读书虫。我们给他买了个三门三层的书柜,用来存放他的书,哪知不到三年就“书满为患”,只得又加个书柜。暑假里,他泡在图书馆经常是一整天,中餐就是面包牛奶。有时,母子俩都

流连在书吧里,一人点杯咖啡或绿茶,直到夜深人静关门为止。这个上初中的孩子,把我收藏的中外名著看完了一大半,有时还同我探讨阅读心得呢。从《山海经》到《瓦尔登湖》,从《平凡的世界》到《生死疲劳》,他读得津津有味,不懂的地方则向我请教。

陪读期间,小区有个常来摆摊的年轻人。让人意外的是,他的书全部是正版的,包着书膜崭新的。每次从书摊经过,我总要逗留良久,买上两三本喜欢的书。渐渐熟悉了,有时空手出来散步,他也让我先把书带回家,然后转账微信。再后来,他将书目发给我,给我留着喜欢的书。再后来,只要他来小区摆摊便发微信,让我下去选书,给我较为优惠的价钱。孩子毕业后,我搬家走时,有点恋恋不舍,因为这因书而生的情谊。

也因为书,我结识了很多才华横溢的书友。我们在微信群里交流读书心得,相互推荐好书,把简单枯燥的日子过成了诗。我喜欢红楼梦,经常买红学方面的书来读,订阅的公号是研究红楼梦的,听音乐也是87版红楼梦的歌曲。我也喜欢植物,遇到不认识植物拍下来,对着书本索引,每认识一种新草木便兴奋不已,可叹的是睡梦中常出现各种珍稀植物。我最喜欢文学名著,古今中外的名著恨不能全买回家,《白鹿原》《浮生六记》《边城》《倾城之恋》等经典每年至少读一遍。路上遇到书友知音,交谈就忘记了时间,有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有人笑我是书呆子。确实,我这个书呆子除了单位业务,对股票财经、人情世故等一窍不通,每日就是躲在书本里自得其乐。

捧着一本心爱的书,啜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绿茶,我觉得天地开阔,万物自由。

观点

## 别死搬硬套《平水韵》

杨贺勤

我们都是当代人,写诗作词,除了抒发当代人的自我情感,也有让他入人鉴赏的小小欲望。既然如此,遣词用字就要符合当代汉语规范。那么,什么是当代规范的汉语呢?无疑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就是法定的当代规范汉语。所以,现在无论写什么文体的东西,包括我们写格律诗词,都应该以汉语普通话为准绳。

好长时间以来,看到有的文友一直在标榜《平水韵》,甚至于向初学者大力鼓吹,强行推广《平水韵》。对于此,我很不以为然,觉得如此作为,不但糊涂了自己,而且会误导他人。

所谓《平水韵》,乃是八百年前宋朝末年一位姓刘名渊的平水人把《诗经》以来的韵书加以整理合并的成果。咱中国幅员广阔,十里不同音;咱中国历史悠久,汉语多变迁。刘渊先生的故乡平水,今天属临汾。临汾旧称平阳府,站在上党地区的方位上,平阳府过去称之为西府。西府人说话,“喝水”两个字的发音如同“喝腐”,这样看来,在《平水韵》版权拥有者刘渊先生嘴里,说不定他的平水韵还会叫做平腐韵呢!

李白杜甫时代没有《平水韵》,但李杜诗篇万古传;宋朝灭亡之后,《平水韵》虽然没有灭亡,但《中原音韵》《洪武正韵》《佩文韵府》等韵书随即出现,可见在元明清三代,都没有把《平水韵》看作金科玉律千古不化的唯一诗韵。

与时俱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,传统诗词似乎也不必勒住脖子硬要平水到底不可。如果现在写格律诗一定非搬《平水韵》不行,那就叫成心给当代人找别扭。

举个例子吧:我们知道,现代汉语普通话,“门”字和“元”字,一个是en韵,一个是an韵,俩字根本不能相押。但在宋代刘渊编定的《平水韵》里,这两个字偏偏收在一个韵。再譬如说“说”,在《新华字典》里,“说”字都是个平声字,但按《平水韵》的规定,它却是入声字。殊不知元代以后,中原话发音被入主百年的北国人彻底改造,所谓的入声字在汉语系统里已经消失好几百年了。

清军入关,由东北口音逐步形成的北京话,打下了现在国家推行普通话的基础。民国初年,音韵界有了《北京音系十三辙》,它把历史上二百多道韵辙做了极大程度的归纳。新中国成立,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开始推行普通话,出台了法定的《汉语拼音方案》,从幼儿园开始,啊喔鹅,衣乌迂,基希希,资雌思,前鼻音,后鼻音,阴阳上去,清清楚楚,没想到到了二十一世纪,写诗合辙押韵,却非要返回到宋代,死守刘渊先生的《平水韵》不可!

《平水韵》是文化遗产,问题是古人传下来的《平水韵》,只见其形,不闻其声。如果坚持《平水韵》,如何把“门”和“元”读成一个韵呢?入声字的发音,写作者真的掌握吗?历史上,先有诗歌,后有格律。既然有了格

律,约定俗成,写格律诗词当然要讲究合辙押韵,这种活儿在旧社会并不神秘。如清代,学童启蒙即授《千家诗》,《笠翁对韵》更是耳熟能详。1957年后,不再讲究格律诗词,这便是当代写诗人对平仄韵脚感到迷惘的根本原因。改革开放,格律诗复活,但本来并不神秘的合辙押韵规矩束缚了老少诗人们的手脚。其实,按普通话押韵完全可以,但有人总觉得只有宋代的《平水韵》才是正经韵!偶尔用普通话写出来的诗词,不但要在括号里注明(新韵)二字。

诗人们写诗作词,只有满足了读者才能满足他自己,因此,尊重读者更胜于尊重自己。当今的读者,除了极个别专业研究者,百分之九十九的弄不清《平水韵》是个啥东西。难道有些写作者写诗只是为专业研究者写的?或者只是为了满足自己,丝毫不考虑考虑亲爱的读者吗?如果不是这样,心里还有讨好普通读者的欲望,那么您的读者能把门字和元字读成一个韵吗?假如读者拿着您的作品向您请教入声字的读法,您能给他一个标准的答案吗?如若不能,那《平水韵》的现实意义又何在呢?

弘扬国粹,与时俱进,尊重读者,今腔今韵,此乃当今诗人应走之正路。《平水韵》,俱往矣。死搬硬套食古不化,甚至抱着古董当大旗,把自己裹起来吓唬初学者的做法亦可休矣。

## 那些旧物,值得永远怀想

周慧文

上世纪70年代初,我出生在涪陵的一个贫穷小乡村,姊妹多,家底薄,阴暗逼仄的房陈列着旧床、食品柜、挑箱、女人桶……到现在我80多岁的老母亲依然在用着这些旧物。尽管我已是家中较小的孩子,但拾狗屎、放牛、喂猪、砍柴、双抢、栽菜、摘茶叶、摘茶籽……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。因此,很多曾经常用的器物虽然物已不再,苦涩的记忆还在。

即使现在回娘家,看到里里外外黑乎乎油腻腻的旧碗柜,摆在屋檐下长满绿苔、盛满废纸板的大水缸,挂在杂屋里灰尘满面的算盘时,都会忆起勤快朴实的父母,为喂养5个孩子、供读书、培养学手艺的辛苦。2016年我就以《老屋的旧物件》为题写过米筒、五斗柜、算盘;去年,当看到黄孝纪老师的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一书时,我一惊:原来我想退休后慢慢写的内容,黄老师已经写出来了。

在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里,黄孝纪分别对卧室、灶屋、厅屋、巷子、禾场、田野6辑写出了中国南方上世纪每一个农村家庭所有的生活设备。如“温暖的卧房”中“长凳、篾箩”、“灶屋的烟火”中“火筒、背篓”、“厅屋的时光”中“脸盆架、千年屋”、“幽深的巷子”中“扁担、水桶”、“金黄的禾场”中“谷箩、风车”、“田野的剪影”中“犁、水车”。全书写了近100种旧器物。同样生活在南方农村,其中很多旧器物是我妈八十年来抚摸过无数遍的家什,也陪伴了我将近二十年。看着有些旧器物如今厚厚的灰尘、破破烂烂地摆放在杂屋里,我的内心总有隐隐的痛,为不久的将来终将丢弃的器物,为已离去14年的老父,为已老态龙钟的老妈,也为自己逝去的童年和青少年。

所以,当我拿到这本书,阅读第一篇“长凳”时,就能感同身受。书中写的“长凳是八仙桌的标配。一张八仙桌,四方各配一条大小完全一样的长凳。”好像就带领我回到老家堂屋里,长期占据一偶如今已摇摇晃晃的八仙桌。“村人围着八仙桌吃饭喝酒,多是在红白喜事办宴席的场合。”是,乡村每家每户都有八仙桌及四条长凳子的标配,可是平素过日子,是很少会使用的,即使是红白喜事办宴席时,我们小孩子也是不能随便坐上去的,因此,坐上八仙桌旁的长凳子是件

很有仪式感的一件事。我老妈一生搭屋、建屋有7次之多,之所以说“搭屋”,是因为我家曾经在几次在奶奶家的阶梯上,猪圈旁用几根小杉木搭过一间屋。屋内自然是一无所有,“两条长凳,靠墙摆放,一端一条,搁上木板,铺上稻草和席子,就是床了。”黄老师描写的就再现了我们当时大多数农家的生活状态。“乡人的一辈子,坐着长凳,躺着长凳,用着长凳。及至生命终止,盖棺定论,仍然离不开两条长凳。许多年后,父母的棺材先后搁置在厅屋中央的长凳上,亡亲平躺在里面,在我们家的厅屋里睡上最后的几个日夜。出殡的那一天,当棺材稳稳地被众人抬上了肩,长凳被推倒在地,父母从此永别了家,永别了村庄和人间。”看到这段文字,想起那个大雪天,老父躺在家里用两条长凳子搭起的棺材里,我平着身子就可以抚摸他的脸,他的手。最后出殡时,我们做子女的面棺材跪于坪中,抬棺材在上肩的一瞬间,八人同时一声“嗨”,也会把两条长凳用力踢倒于地。往事如烟,可读到书中的这段描写,依然会泪流满面。

洗涤劳累与辛酸,脚盆、点燃乡间晨与昏的火柴,蒸出疏松好吃的甑蒸饭的木甑,留着遥远青春模样的相片柜,接满一筐树叶的竹篾……每一件旧器物都真实却又遥远。以物为经,以情为纬,家乡的旧物,老人都娓娓道来,亲切深入骨髓的乡愁自然跃于字里行间。有了这本书,我们就不会忘记那物质贫乏、生活穷困的时代。

这本书让我喜欢的另一个理由是,每一个旧器物都配有简单却形象的插画。这近100种旧器物,像我妈那代人根本不必看插画每一种都认得出,我这个70年代初出生的人也熟悉绝大部分,但“接手板、婴儿轿、砵、连枷、铺碓”等少数器物想不出是什么,那比我年龄小,以及我们的下一代、再下一代,他们是再也看不到这些器物了,但如果看了插画,是能知道的。无论如何,那些将消逝在岁月深处的乡村旧物,值得被下一辈人永远怀想。



相关链接

### 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

作者 黄孝纪  
出版社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出版时间 2019年10月  
书籍简介:广西人民出版社“中国乡村丛书”开篇之作。作者对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南方乡村的日常旧器物,进行全面而系统、细腻而深情的描述,并配以具有艺术价值的彩色插图和极美的版式设计,立体化展示了几代人历经的南方农耕岁月,是一部别样的南方农村生活史、中国乡村文化传。

荐读

## 精读《贾平凹散文随笔文集》

刘铁建

曾有人问我:你有读五遍以上的书吗?说实话,让我读五遍以上的书不多。有一本书,我却不止读五遍。究竟读了几篇,自己也记不清了。反正是随身带,随时读,让我越读越厚,越读越破。这便是《贾平凹散文随笔文集》,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。

沉醉于它的语言。它的语言平实拙朴,精炼生动,经吟耐嚼。在《冬景》里,开头一段:“早晨起来,匆匆到河边去;一个人也没有,那些成了固定歇身的石凳儿,空落着,连烫烟锅磕烟留下的残热也不曾存,手一摸冷得像烙铁一样生疼。”三行字,长短句相搭,实在平常,生动形象,韵味十足。再如在《静虚村记》里,写村人的语句:“村人十分厚诚,几乎近于傻味,过路行人,问起事来,有问必答,比比划划一通,还要领导村口指点一番。”文字平实得很,但把村里的真诚写透了,一句一句读下去,又要停下来,嚼半日。在《文外谈文之一》里,写到故乡时,有这样的文字:“信步到山林去,洼地处,常常就看见那石隙里渗出一泓泉的,或漫竹根而去,或在乱石中隐伏。做孩子的去采蘑菇,渴了,拣着一片猪耳朵的地方挖挖,一有个小坑儿,水便很快满了,喝下去,两液上津津凉凉,却从不曾坏了肚子。如若夜里作游戏,在地下挖个坑儿,立即便出现一个月亮,遍地挖坑,月亮就蓄起一地哩。”文字这样朴实,似随手拈来,却又有诗意,正所谓有雕作无匠气,大巧藏于拙。

沉醉于画面描写。同样是在《冬景》里,作者写一只在狗河边踟蹰的画面是这样的:“一只狗、白绒的毛团儿,从冰层上跑过对岸,又跑过来,它在冰面不再是白的,是灰黄的。后来就站在河边被砸开了的一块冰前,冰里封了一尾小鱼,一个生命的标本。狗便惊奇得汪汪大

叫。”寥寥数笔,让读者身临其境,且能生出许多遐想来。在《延安街市记》里,街面是这样一幅画:“不大宽阔,坡度又陡,卖醋人北头跌了跤,醋水可以一直流到南头;若是雨天,从河滩看上去,尽是人的光腿;从延河桥头看下去,一满河浮动的草帽。”绝不?这样的画面描写,在先生的散文里,随处可见,咀嚼着文字还能饱享眼福,快事也!

沉醉于细节描写。好多人说贾先生的散文妙,大量贴切生动的细节描写应该是妙处之一。在《延安街市记》里,有个这样的细节:“两个老人,收拾得瘪瘪的,蹲在街市一角,反复推让着手里的馍馍,然后一疙瘩一疙瘩塞进嘴里,没牙的嘴那么嚼嚼着,脸上皱纹一齐向鼻尖集中,嘴边的胡子就一根根乍起来;新窑一满弄好了?尔格儿就让娃们订日子去。这是一对亲家在街市上相遇了,拉扯着。”这情形让人觉着亲切、温暖,又忍俊不禁。《米脂婆姨记》里,细节描写非常多,都很经典。这里挑一个:“她盼他再来,再盼他来。他却再也未。每天赶脚人从门口来往;三头五头的骡子,头上缠着红绸,绸上系着铜铃,铜铃一响,她出门就看,骡子身上架着竹筐,一边是小米、南瓜、土豆,一边是土布、羊皮、麻钱,他领头前边走,乜她一眼,鞭子甩得叭叭地响,走过去了。”这一段把年轻人在情感中复杂的心理,看似反常实为正常的行为,写得入木三分。

沉醉于深刻的哲理。《风筝》《一棵小桃树》《丑石》《坐佛》《龙柏树》等,都寓深刻哲理。读后不禁让人掩卷沉思,深受启迪。其他篇章里,哲理的火花,也随处闪烁。作者情绪的流露,情感的抒发,时不时有哲理的光彩。这些如雷如火石般闪耀的深刻的思想,是从朴实的字句里跳跃而出的,这才是难能可贵之处啊。